

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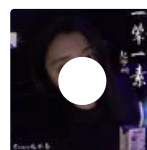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2/5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一荤一素

赵子娴 - 一荤一素



每天晚上泡脚时，我跟母亲总有一件事情要做：搬来小板凳，母亲坐下，我一边泡脚一边给她捏肩。她低下头，露出脖子，我按下去时，她“呀”了一声，我问是不是力度大了，她说没事，“一天到晚窝在房里看电视，总是这里疼那里疼，要是去地里干活，就没得这么多事咯。”我笑道：“看来闲暇的日子你是过不了了。”

我亲眼看她每天总是忙来忙去的，去菜园里摘上海青，到池塘里洗衣服，楼上楼下打扫卫生……我要去帮着做，她忙说：“你莫来，裤脚要是沾了泥，我又要洗！”或者要去洗碗，她又说：“莫洗莫洗，水太冷咯。”我说：“水冷你也冷啊。”她回：“我洗惯了。”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妈，你这样事情越做越多，屋里其他人都插不进去手了。”她说：“没得事，你们都有别的事要忙。”

往往是如此，母亲承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，父亲因为生病的缘故几乎不会去做，而我在家里的时日也少，想帮忙母亲也不让。给母亲捏捏肩，也是我仅有的能帮到她的事情了。

她拿出日本产的软膏，是嫂子专门买来给她的，可以活络经血，让我帮着抹在疼处。旁边的小桌上，有一大瓶美国产的鱼肝油，是大舅从广州托人带回来让母亲吃的，据说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帮助。说来惭愧，我去过好些国家，从未想到给父母亲买东西，更别提照料他们了。

家里需要钱了，我会立马打过来的。可是他们很少向我要钱。过年时，我也会给一些钱。说到底这样省事，求得自己的心安，不会像嫂子和舅这般细致。今年过年本来打算带父母亲去体

检，可是因为疫情，只好作罢。

封城至今，不知归程，越发喜欢在家里了。跟母亲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有很多，母亲也有意识地让我跟她一起做：

太阳好时，母亲洗干净萝卜，拎到屋前，我负责把萝卜的根须剥掉，母亲负责把萝卜切成丁。

去田里拔野菜，母亲开着电动三轮车，我坐在她身旁，一起去湖田，清晨的阳光刚刚洒下，田野远远望去一片霜白，麦田青青，随风起伏，叶片上的露珠晶莹剔透。

晚上一起做丸子，母亲把红薯蒸熟，搁到盆子里捣烂，放上薯粉，我来负责和面揉，揉好后，我们再来一起搓成一粒粒丸子。一起做时，有时候说话，有时候不说，但都欢喜。

平常时，在家里待得太久，我会在早上去长江大堤上散步。走了三里路，往回返时，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走过来，很像是母亲，等她走近，一看还真是母亲。问她为什么来了，她说：“我一直在寻你。”我又问出了什么事，母亲笑道：“就是想跟你一起走走。”

我们一起转身百米港走去，母亲说：“总怕你往相反的方向走了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老远看到一个人，就晓得是你了。”我挽着她走，她指着两旁的防护林说：“这些树还是我跟垵里的人栽的……等树叶长出来时，你也该走了。”

母亲又说起早年的事情，那时候去长江对岸的瑞昌山里种地。在家里的田里忙了一天，到了下午时，跑回来拿着装了各种物件的蛇皮袋、锄头等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带她沿着长江大堤赶到码头去坐轮渡。

我此时插话道：“你们走时，我躲在屋里，不敢看你们走。”母亲点头：“那时候你几岁，九岁？十岁？……你爸跟前头的桂花太说，‘庆儿你帮我看一下哈，莫让他玩水。’我根本不敢停下来，怕一停下就走不动了。”

母亲又说起有一次江中大雾，轮船不开，只好返回家里，看到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，抱起我去洗澡时，我醒过来发出兴奋的欢呼声……这些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母亲记得。

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，还有一起看视频。晚上吃完饭洗完脚后，母亲经常上二楼来我房间坐坐。我在写东西，她坐在沙发上，坐了几分钟，又坐不住，起身扫扫地，又看看开水瓶有没有

水，衣柜里衣服是不是都挂起来了。

我笑问：“电视是不是不好看？”我记得每回下楼时，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拿着遥控器，一会儿换一个台，一个电视剧常常插播一堆广告。她点头说是。我让她在我旁边坐下，我上网搜一些母亲看得懂的节目、纪录片或者电视剧。

一起看时，母亲感慨道：“还是这个好啊，没得广告，要看几多有几多。”看了一会儿，她问：“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煮元宵吃。”我拉她坐下，“不饿不饿，继续看。”母亲说好，看着看着又问：“你这个裤子有点脏，明早换了我去洗。”我无奈地说：“晓得晓得，不要分心。”

视频看完，晚上八点多了。母亲起身说：“早点睡。莫天天对着电脑，要保护好眼睛。”我说晓得。她刚要下去，我叫住她。窗外有月光，探头看去，深碧的天幕上嵌一枚半月，斜下角缀一颗金星。

我提议去外面转转，本来以为母亲会觉得太晚拒绝，但她很爽快地就同意了。我们戴好口罩走出门，上了垵里的水泥路，路灯的光洒下，我们的影子拖得长长。狗吠声此起彼伏，垵里家家户户大门紧锁，屋内灯火通明。

走出垵口，两旁田地里发出沙沙声，原来有风吹过。母亲问：“你冷啵？”我说不冷。我们又慢慢往回走。我一边走一边又给她捏肩，母亲说：“莫弄咯，我已经好多了。”说着捏捏我的手，“再说你手会累的。”